

比 较 大 学 语 文

主 编 张介明

副主编 张宗原 彭少健
柏文猛 管琰琰

立信会计出版社

书名：比较大学语文
作者：张介明
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
ISBN：7-0278-1649-1/G44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06年7月

前言：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语文教育

大学语文的困惑久矣！有人说它只是中学语文的延续，是“高四”语文，有人说它是民国时期“大一国文”的演化，面对着今天的大学新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诠释大学语文的学科特点呢？——自匡亚民等先生大力创导在高校中恢复大学语文以来，关于大学语文特点的讨论，所经历了工具性、文学性、文化内涵、人文内涵、人文性等定位；从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到《大学人文读本》，到《大学文学》，几乎每一种这样的教材的前言及其体例，所透露的编者的良苦用心，似乎都想回答或解释上述问题。悠悠二十载，殷殷期许心，时间不可谓不长，努力不可谓不多，然而，大学语文困境依旧，且大有鸡肋之嫌，嚼之无味，弃之不舍。有识之士不断想破解其中的原因。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们身在其中，不敢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而有念兹在兹、萦怀于心的尴尬，不能不被这种挥之不去的、兼有忧虑和热情的情势所裹挟。

我们的反思来源于我们的教学实际。我们深切地感觉到：太多地自囿于现成的、僵化的术语、概念、套话的牢笼之中难以自拔是当今中国学生的通病，我们的学生既没有对文学的鲜活感觉，也不能用文学眼光来感受世界，稍有几个能文者，不是老气横秋，就是“痞”气十足，这是国人不成功的语文教育的表现。而大学语文教学要扭转普教期间的语文教育的弊病本来就强其所难，而对教学对象诊断不准、认识模糊又使此病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教材而言，也许与大学语文的教材的编纂者大多为中文系教师或有着中文专业背景的、受过系统的文学史教育的学者不无关系，因此所选的课文，无论是文言文抑或现代文、诗歌或散文都是以一个潜在文学史的框架作为参照，所以难免有那种以学院式的、关于文学的话语来取代直接的文学经验之嫌，于是，强调文以载道、注重家国人生的“宏大叙事”自然成了我们大学语文的选文标准。即使是遇到经历了类似语文教育长达12年之久的大学生抵触、厌烦这样无法回避的现实时，不少大学语文教材所作的改良努力，如变文选性为“专题”性的编纂思路，仍脱不了文学史框架。殊不知，文学除了思想、观念、学问之外，对广大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美和趣味和由此生成的文学感觉！

反思还使我们深感现有大学语文教材与时代的落差。无论从教育三个面向的角度还是从培养有应对激烈竞争能力的教育产品、培养面向世界的公民的角度来考量，全球化语境都是我们理当正视的现实。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势文化的价值理念会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本土文化的机体中，使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变革与重构，这就是所谓文化霸权的影响；然而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强势文化的机体中，这才是文化全球化的完整含义。因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制造异质文化之间彼此的隔绝，而应当在保持不同文化形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和个性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和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建构各种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多元多彩的“世界文化”，这正是马克思、歌德

等思想先驱所呼唤和期待过的文化。原创性的思想家造就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就不应仅仅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正是体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执着追求。普世精神不仅仅是西方精神,她是世界多元文化形态中各自优秀部分的萃集,是建立在全人类认同的基础上,是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巅峰。全球化时代已经为“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还一味地坚持以“资治”为本,以儒学为体的“国粹”教育,以大量的文言文课文,让学生神游故国,陶醉于“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中,其陈旧的价值体系,已成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障碍,与现代人文精神面貌拉开了距离,而且与全球化语境的当下现实岂非形同桎梏?所以,我们应该把大学语文纳入全球文化的大视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只有在全球文化大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主张建立中国和北美跨文化桥梁的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州立大学日裔教授 Aoki 的话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不必急于过桥,事实上,对于我们,在桥上逗留片刻更是一种诱惑。”

基于这样的反省和这样的思索,我们编纂了这本《比较大学语文》。我们并不讳言这与以下事实的联系: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教育部定为综合性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如第二、第三编就相当于比较文学中的“并行研究”,第四编相当于“影响研究”;但我们无意于理论的纠缠和体系的照搬,而是更着眼于:(1) 在比较中确认以中国式的文学认知为标志的民族文化身份;(2) 在比较中强化文学阅读。

第(1)的好处不言而喻。科学需要比较,文学也需要比较。这不仅仅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更如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深刻指出的那样:“欲扬宗邦之真大,必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正是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我们才能充分领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才有一种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的自觉”。认识到比较之重要方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既然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已建立了一条纵向的“史”(也即上述的文学史框架),那么,大学的语文教育应该、也可能在“横”的层面有所突破,既展现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多面、多元的斑驳绚烂,又突现中国文学独特风貌。“在桥上逗留”看看两岸的风光,也许比隔岸相望和只看一面领略得更多些吧!同以大象为描述对象,让我们学生看看:德国人笔下的“大象的思维”,法国人笔下的“大象的情爱”,俄国人笔下的“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和中国人笔下的“大象的伦理道德”!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展示的另一面其实并非真正的彼岸,而是现代汉语的翻译文学。当代作家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和《关于文体》中把自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秘密”告诉他即将离去的世界,他一直把翻译家所创造的一种纯净、优美、富于韵律的现代汉语当作了自己写作的尺度、楷模与范本,说:假如没有翻译家,“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的。”无独有偶,香港著名作家董桥以“进步语文”言及同样问题则可说是旁观者清了,他认为大陆解放以来对马列经典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给现代中文带来了不少养分,培养出陌生而又新鲜的中文肌理,……广大群众耳濡目染,自然衍生出一股进步的语文风气。他们的写作思维方式摆脱了传统中文的绳墨,引出了多样而丰富的新词汇,甚至改变了不少中文字的固有意义。这种文字写出来的文章,只要内容扎实、跳出八股框框,泰半都大为可观。”这一切明白地告诉我们,翻译从来就是世界间一种最重要的跨文化、跨语言的实践方式。事实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出

现的民族/国别文学,从一开始便必然地在全球语境、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诸多命题间摸索前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就注意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出现及其积极影响,最近他在北大演讲时说:“欧化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思维问题,一种非常强烈、新颖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原来的思维语言不具备的。欧化思维建立在欧式语言的基础上,正属于‘五四’新文学带来的东西”。况且,当代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不自足的,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纯而又纯的民族/国别文学确已很难成立。趋向全球化的今天,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文学平等地放在一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至此,我们是否可以部分地回答大学语文的特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呢?

至于第(2),阅读的重要性在语文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类似或不同的文学景象可以强化阅读印象。虽然我们的“提示”和体例的“耳提面命”仍然不免限制学生的阅读的自由、理解的可能,但我们在无法完全摆脱既有的文化、文学遗产的同时,尽可能提供较多选择的愿望和用心是明白无误的。所以,我们衷心希望大学生朋友们能通过多阅读原著这样的感性材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塑造自身,完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包括国家公民和社会公德的养成,还要触摸探勘人性纵深处最幽暗暧昧的部分,把生命的醉人月晕从文学之井里打捞上来。白璧德说到语文对人文品性的养成机制时曾说:

斯宾诺莎说过,一个人的眼前应当时常出现某种人性的典范。换句话说,一个人应当具有一种他所尊重的人文标准,从中帮助他区分自己或别人身上,什么是创新的,什么又是畸形和反常的。对于这种经典博雅的人文标准,只有少数人可能会通过哲学的洞见获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却是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认识而达到的。这些杰出的作品就像是一条绵绵不断的金链,把更永恒的作品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传统。用爱默生的话来讲,这些优秀杰出的作品就像是由同一个绅士所写,本质上是那么和谐统一。所以,总而言之,如果想发扬人文主义,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努力复兴那种今天几乎已经失传的阅读艺术。

而“质”以外的“文”更有赖于大量的阅读。“写作”并非是语文教育的逻辑终点,语文教育并不能直接产生写作能力提高的成果。“语感”虽然强调了阅读但也不完全是语文教育目标,因为文学的深层东西并非表面的语感所能涵盖的。从某种意义说,语文教育并无一个能确定的目标,因为它的成效是潜在的,旨在提高学生感受理解文学的能力,对文学的字里行间、人物形象、行文结构中细微变化和潜在含义的敏感。董桥先生说得好:“人心是肉做,我相信文字也是。”确实,文字也是肉做的!文字有生命!眼下就有人认为,言语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精神建构,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体,都有个性,但并不能自发地拥有自身的言语,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使他从鲜活的文学语言的领悟中消解既成话语的桎梏,触发其主体对话语的觉醒和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语是生命、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人的确证!罗布—格里耶说:“不是因为了解了这个世界我才写小说,而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世界我才写小说。”写作是探索,阅读也是探索,探索世界,探索自我。加强文学阅读本质上就是塑造人,使生命个体与自己的本源契合在一起,并形成具体的、历史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与自我超越,进而在技术世界之外发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活世界,领悟自己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义务与责任。于是,我们并不认为以纯粹的文学内容套用“大学语文”——那些即便具备语言、文学(或文化)的内容但“大学”特点并不明显——的名称有什么不妥,在我们看来,强调文学阅读的大学语文倘能在认识和实践中的都能实现塑造人的目标,大学语文的特点庶几达到较好地彰显。

最后,人们也许还不太习惯“比较大学语文”的说法,随着时间推移,宽容的现代人也许会像容忍“比较心理学”、“比较法学”、“比较语言学”那样,对此见怪不怪吧。

本教材的第一编是旨在比较中凸现作为“文化自觉”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的特点,重点是“异”;第二、第三编是中外文学的共通现象,重点是“同”;第四编是中外文学的交互影响,重点是“通”。本教材由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外贸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和盐城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集体编写。参编者为(以姓氏笔画为序):张介明、张宗原、李欣、连蜀、俞水生、施扬、姚惠兰、桂莹洁、柏文猛、盛明华、彭少健、管琰琰、潘灵剑。张介明主持编写并负责对全书的统稿。编写中我们得到了孙景尧、葛桂录等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语文界的专家、朋友的鼓励和指教,并对相关著述、教材多有借鉴,在此一并感谢!更祈大学语文界的同行、专家、各地师生对我们的尝试惠予指教,以便进一步补充、改进。

张介明
2006年6月

第一编

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中国文学的“比较”认知

长相思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出生于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其间曾因吴筠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天宝三年,在洛阳与诗人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曾因永王李璘牵累,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于当途。李白的诗歌以豪迈的气魄歌唱自己的进步思想,抨击权贵,蔑视礼教。但也时时流露出怀才不遇、人生如梦的消极情绪。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运用大胆的夸张和深入浅出的语言,形成豪迈爽朗的风格,是屈原之后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 秋啼金井阑 ,微霜 淅淅簟色寒 。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 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 之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

长相思,摧 心肝。

(《唐诗三百首》卷四,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注释】

《长相思》:属乐府《杂曲歌辞》旧题。

络纬:昆虫名,也名莎鸡,俗称纺织娘。

金井阑:精美华贵的井栏。

微霜:薄霜。

簟(diàn)色寒:谓竹席透着凉意。

帷:窗帘。

青冥:形容天的高远。绿水:清澈的水。

关山难:道路险阻。

摧:伤。

十四行诗·第一三〇首

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

人,出生于英国中部一个市民家庭。他二十一岁去伦敦谋生,在剧院当过演员,后来写剧本。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英国由封建制度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一生共写了三十七个剧本(包括历史剧、喜剧、悲剧和传奇剧)、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莎士比亚是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剧本多是诗体,他的十四行诗构思巧妙、音韵谐和、意境优美,充分表达了他的人文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称莎士比亚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莎氏的作品几乎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1919年后被介绍到中国,现有中文的《莎士比亚全集》。

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
珊瑚比她的嘴唇还要红得多:
雪若算白,她的胸就暗褐无光,
发若是铁丝,她头上铁丝婆娑。
我见过红白的玫瑰,轻纱一般;
她颊上却找不到这样的玫瑰;
有许多芳香非常逗人喜欢,
我情妇的呼吸并没有这香味。
我爱听她谈话,可是我很清楚
音乐的悦耳远胜于她的嗓子;
我承认从没有见过女神走路,
我情妇走路时候却脚踏实地:
可是,我敢指天发誓,我的爱侣
胜似任何被捧作天仙的美女。

(选自《莎士比亚全集》第1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提示】

含蓄蕴藉的汉诗

李白的《长相思》大约是他离开长安后所作。首联“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二句,明以纺织娘凄切地鸣叫,微霜寒簟席,暗写作者孤独落寞凄凉之感;“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句,其中的灯本不会“孤”,作者是以“孤灯”写“孤人”,因“思欲绝”无法入眠。“望月空长叹”,叹谁?只说“美人如花隔云端”。二段紧承上句“美人如花隔云端”,写天长地远,关山难越,牵萦梦魂的相思之苦。“长相思,摧心肝!”既回应首句,又抒相思痛切之情。全诗显有托兴意味。如诗中的美人究竟是谁?作者含糊其辞,不明说。我国古典诗歌原有以“美人”寄托美好人物或理想,如屈原辞赋中比比皆是。作者“长相思,在长安”不免是对“长安”(国家或国君)有一种政治的托寓。如是,则表明此诗的意旨在抒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诗中意象隐藏不露,不在诗中,又在诗中。

莎士比亚的这首十四行诗,热情地讴歌了他的情妇——一位黑肤色的女郎。写对情妇的爱,这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十分鲜见的。不仅如此,在抒写中,作者毫无掩饰地对情妇的缺陷也作了充分的暴露。如“我情妇的眼睛一点不像太阳(即不明亮),珊瑚比她的嘴唇还要红得多”、“她的胸就暗褐无光”、“我情妇的呼吸并没有这香味”等。这种对所爱之人缺陷的暴露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甚为罕见。虽然,黑肤色的女郎长得不美,但作者依然如故,毫无掩饰表达自己对黑肤色的女郎的爱慕,“我敢指天发誓,我的爱侣胜似任何被捧作天仙的美女”。直白大胆、真挚坦率,洋溢着火热的情爱,不加遮掩,尽情宣泄,极具西方诗歌写作特色。

从表面上看,李白《长相思》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同属古代爱情诗。但是两相比较,呈现出中西古诗在写作上的明显差异。汉诗大都含有丰富的意蕴,主要表现在表达含蓄,常常言此及彼、由物及人,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固然与汉语蕴含的丰富性和遣字造句的弹性是分不开的,语法成分不全更是汉诗的常态。加上中国的古诗多沉郁之作,故读古诗,往往要将作者的身世、境遇、社会的背景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其中之奥妙、彼中之真意。否则,仅照字面意思作简单理解,往往会被其表象蒙蔽,而误解诗的本意。即便如此,不少诗词意蕴之深,也非言语能说清道明。而西诗大都感情外露,大胆直白,真挚坦率,充满激情,旨在宣泄,言尽意止,与中国古典诗词含而不露着重写意手法迥然不同。在音律上,中国的诗以平仄、押韵和对照等方法而恒唱,而西诗则亦说亦唱,寓说于唱。

(盛明华)

思考题

1. 有人说李白的《长相思》是爱情诗,有的说不是,请问你是如何理解此诗的?
2. 李白的《长相思》有托兴意味,请问表现在哪里?
3. 李商隐《无题》诗常具有暗示性,请问下面这首诗有否?如有,则暗示在哪里?暗示什么?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唐诗三百首》卷六,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注释】

神女:即宋玉《神女赋》中的巫山神女。 小姑句:南朝乐府《青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风波句:意谓菱枝虽是弱质,却不相信会任凭风波欺负。 直道两句:意谓即使相思全无好处,但这种惆怅之心,也好算是痴情了。直道:即使,就说。了:完全。清狂:旧注谓不狂之狂,犹今所谓痴情。按:如作狂解本也通,但既把诗中作为女子解,那么,还是作痴情解较切。

4. 莎士比亚在他的第一三〇首《十四行诗》中对其情妇的缺陷也作了充分的暴露,请问这样写有何用意?

5. 同样表述爱情,中西方诗歌的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红楼梦(节选)

曹雪芹

曹雪芹(约 1715 ~ 1763),名霁,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出身贵族世家,少年时代的豪华生活,使他熟悉了贵族大家庭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人情和世态。后因家道衰落,趋于艰困。晚年居北京西郊,贫病而卒,年未及五十。其一生由荣华富贵到贫困潦倒,使他能够更清醒地、深刻地观察生活,看清剥削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创作,披阅 10 载,增删 5 次,但未成全书而卒。这部书以其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今流行本一百二十回,一般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迄今尚无定论。

话说林黛玉与宝玉口角后,也自后悔,但又无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紫鹃度其意,乃劝道:“若论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啐道:“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

林黛玉正欲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一听,笑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林黛玉听了道:“不许开门!”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口里说着,便出去开门,果然是宝玉。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道:“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不上我们这门了,谁知这会子又来了。”宝玉笑道:“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宝玉笑道:“我晓得有什么气。”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

那林黛玉本不曾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了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近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节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林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人原亲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是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那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你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闻此言,登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要你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

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胀起来,低着头不敢则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一声儿也说不出。见宝玉憋的脸上紫胀,便咬着牙

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你这——”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自叹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了，见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自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林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

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防，都唬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跳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说着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作什么，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

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林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的。倘或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二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她们去。”说的个靛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才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

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一时宝钗凤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宝玉道:“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宝玉正因宝钗多了心,自己没趣,又见林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待要说两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

(《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注释】

歪派:无理指责,故意找茬编排别人的意思。

乌眼鸡:乌眼鸡好斗,形容人吵架,怒目而视。

机带双敲:机智地用一语同时触及两方,即敲了甲,又刺了乙。意近“一语双关”。

红 与 黑(节选)

司汤达

司汤达(Stendhal 1783 ~ 1842),原名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19 世纪法国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人。生于律师家庭。幼年丧母。少年时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氛围中长大,崇敬拿破仑,并多次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欧洲。1842 年 3 月病逝于巴黎。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是在 1830 年后写成的,有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红与黑》、《阿尔芒斯》,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和一些游记、传记等。司汤达在美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艺术必须适应时代潮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他的作品善于描写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在塑造人物时重视细腻的心理分析,深刻揭露了 19 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后代评论家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

这天晚上,于连走进花园,打算听听这一对表姐妹的看法,她们正焦急地等着他呢。他在老地方坐下,挨着德·莱纳夫人。夜色很快转浓。他老早就看见一只白皙的手,搭在椅背上,就在他旁边,他真想握住。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从他手里把手抽了回去,像是生气了。于连准备就这样算了,继续愉快的谈话,这时他听见德·莱纳先生走近了。

于连的耳畔还响着早上的那些粗鲁的话。“这家伙占尽了财富带来的种种好处,”他心想,“若正好当着他的面占有她妻子的手,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对,我一定要这么做,他曾经对我表示出那么大的轻蔑。”

从这时候起,于连的性格中原本就少有的那种内心的平静,很快便离他而去;他什么也不能想,只惶惶然希望德·莱纳夫人愿意让他握着她的手。

德·莱纳先生愤愤地谈开了政治:维里埃有两、三个工业家肯定变得比他有钱了,想使他在选举中受挫。德尔维夫人听着。于连对他的长篇大论感到恼火,把椅子挪近德·莱纳夫人的椅子。黑夜掩盖着一切动作。他大着胆子,把手放在离那只衣服没有掩住的美丽的胳膊很

近的地方。他心慌意乱，神不守舍，胆大包天，竟把脸颊挨近这只美丽的胳膊，在上面印上他的嘴唇。

德·莱纳夫人不觉一震。她的丈夫就在四步之外，她赶紧把手给了于连，同时把他稍稍推开一点。正当德·莱纳先生继续咒骂那些发了财的无耻之徒和雅各宾党人，于连却在那只手上印满热情的吻，至少德·莱纳夫人觉得是热情的。然而，这可怜的女人就在昨天那个要命的日子里有了证据，这个她爱慕但并未承认的男人爱着别人！在于连离开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在一种极端的不幸中煎熬，她开始思考了。

“什么！我是在爱吗？”她对自己说，“我是有了爱情？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我在恋爱！但是我从未对我的丈夫体验过这种不明不白的疯狂，这使我老想着于连。其实，他不过是个对我充满敬意的孩子呀！这种疯狂很快就会过去的。我可以对这个年轻人怀有的感情关我丈夫什么事！我跟于连净聊些空想的事情，德·莱纳先生还可能会感到厌烦呢。他嘛，他想的是他的事务。我并没有从他那里夺走什么送给于连。”

她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热情弄得昏了头，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虚伪来玷污她那天真无邪的心灵的纯洁。她是错了，可自己并不知道，不过，一种维护贞操的本能已被惊醒。于连出现在花园时，她正心神不宁，脑海里翻腾着这样的斗争。她听见他说话，几乎就在同时，她看见他坐在了身旁。两个礼拜以来，一种迷人的幸福就诱惑着她，但更使她惊奇，此刻她的心灵简直被它卷走了。对她来说，一切都不可预料。然而，过了一会儿，她想：“难道于连的在场就足以勾销他的一切过错吗？”她吓坏了，就在这时她抽回了手。

这些充满热情的吻，这样的吻她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使她一下子忘了他也许正爱着另一个女人。很快，他在她眼中不再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了。一种由怀疑产生的剜心的痛苦中止了，一个她做梦都想不到的男人就在眼前，这给她带来了爱情的激奋和疯狂的欢乐。这个晚上人人都过得很愉快，只有维里埃的市长例外，他一直对他那几个发了财的工业家耿耿于怀。于连不再想他那愤怒的野心了，也不再想他那些如此难以实施的计划了。他生平第一次受到美的力量左右。他沉浸在一种与他的性格如此不合的、模糊而甜蜜的梦幻之中，轻轻地揉捏着那只因极好看而惹他怜爱的手，恍恍惚惚地听着，那棵椴树的叶子在夜晚的微风中沙沙作响，远处杜河磨房中有几条狗在吠叫。

然而，这种感觉是一种愉悦，并不是一种热情。他一回到卧房，就只想到一种幸福了，即拿起他心爱的书；一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对他将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的影响的想法，胜过其余的一切。

不过他很快把书放下，他想着拿破仑的胜利，想啊想，终于在自己的胜利中看出某种新的东西。“是的，我打了一个胜仗，”他对自己说，“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在这个自负的绅士退却的时候粉碎他的傲气。这才是纯粹拿破仑的作风。我得请三天假去看我的朋友富凯。如果他拒绝，我就再次逼他立即作出抉择，不过他会让步的。”

德·莱纳夫人合不上眼了。她觉得到目前为止她简直没有生活过。感觉到于连印满她的手的那些火热的吻，这是一种幸福，她不能不去想。

最下流的放荡能够加在感官之爱这观念上的形形色色令人作呕的东西纷纷涌进她的想像之中。这些想法竭力要玷污她为于连、为爱他的幸福勾画出的那个温柔而神圣的形象。未来被用可怕的色彩画了出来。她看见自己成了一个令人鄙视的女人。

这时刻真可怕，她的灵魂连自己也陌生了。刚才她还尝到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幸福，现在一

下子就沉入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幸之中。她对这样的痛苦全然不知,她的理智被搅乱了。她有一阵想向丈夫承认她怕是爱上了于连。这倒可以谈一谈他了。幸好她想起了结婚前夕姑母给她的一个忠告,说的是向丈夫讲心里话的危险,因为说到底,丈夫究竟是个主人。她在极度的痛苦中绞着自己的手。

她由着一些相互矛盾又令人痛苦的景象任意摆布。她时而担心自己没有的爱,时而犯罪的念头又折磨着她,仿佛第二天就要被拉到维里埃的广场上去示众,还要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字向老百姓说明她的通奸罪。

德·莱纳夫人对人生没有丝毫经验,在天主眼里有罪和当众对她最激烈地表示普遍的蔑视,她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距离。

她想到通奸,想到她认为必将随着这桩罪行而来的种种耻辱,当这可怕的念头终于让她喘口气的时候,甚至当她终于能想到像过去一样天真无邪地和于连一起生活的甜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被抛进于连爱着别的女人这个骇人的想法里。于连害怕丢失这女人的肖像或者害怕因让人看见而连累她时的那种苍白的脸色,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这是她第一次在这张如此平静、如此高贵的脸上发现了恐惧。他从来也不曾为了她或她的孩子们表现出如此的激动。这一新的痛苦达到了人类心灵所能承受的最大不幸的强度。

(《红与黑》第十一回“一夜”,罗玉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提示】

以外显内的古典小说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经典巨著,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使其主题如谜一般令人难解。鲁迅先生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社会上更有所谓“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的说法。实际上《红楼梦》的主题是难以下定论的,也用不着下定论。

就其写作特点而言,其如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一样,多以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外像、行动、言语描写的精湛取胜,而较少涉及人的内在的、细腻的、深层次的心理刻画。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虽也有人物的内心活动,但通常十分简略,表达又多为间接、含蓄,点到为止,都由读者进入他们的心理,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曹雪芹在心理描写上比前人有所突破,在不少章回中较多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但许多地方依然是通过他们的外在的动作、行为来体现的。

例如,在第三十回中:“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胀起来,低着头不敢则一声。幸而屋里没人。林黛玉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一声儿也说不出。见宝玉憋的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你这——’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林黛玉这“一戳”,随后又叹气,擦眼泪,这几个动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她内在的矛盾心理,既有对宝玉率真的话表示生气,又有充满对其的爱怜之心,还有对己无奈的伤怀。接着,当宝玉被戳后,深感不安“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了,见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自泣。”这段行为细节中,虽没直说黛玉心里怎样想的,但她一系列的举止,还是让人察觉到在她的内心隐藏着对宝玉的深爱,但又碍着自己的性子,不便直接流露的心态。这种以人物的外在的动作和行为来反映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写法,正是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特色。

这在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笔下就全不是这样了。他多从人物的心理、意识中选取、提炼人物的情感细节,侧重于用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直接述写人物的心理动机和深层意识。如在其代表作《红与黑》第十一章中对

德·莱纳夫人和于连的爱情心理变化尤为出色。德·莱纳夫人作为市长夫人,一个已婚的贵族妇女,当她发觉自己爱上了于连,她的心同时也被一种罪恶感所折磨。这可以从她的内心独白中看出:“什么!我是在爱吗?”她对自己说,“我是有了爱情?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我在恋爱!但是我从未对我的丈夫体验过这种不明不白的疯狂,这使我老是想着于连。其实,他不过是个对我充满敬意的孩子呀!这种疯狂很快就会过去的。我可以对这个年轻人怀有的感情关我丈夫什么事!”她情难自禁地和于连偷情时,脑子又不断产生犯罪的念头,她的内心“由着一些相互矛盾又令人痛苦的景象任意摆布。她时而担心自己没有和被爱,时而犯罪的念头又折磨着她,仿佛第二天就要被拉到维里埃的广场上去示众,还要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字向老百姓说明她的通奸罪。”这如同在德·莱纳夫人心中进行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斗争,而这场心灵的斗争被司汤达这位文学巨匠刻画得惟妙惟肖,将一个已婚的贵族夫人找到真正爱情时,又被自己不贞洁的念头所困扰的复杂心态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来了。

司汤达以其深刻展示人物深层意识和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著称于文坛,被人们称为心理描写巨匠。就此而言,西方小说多侧重于人物深层意识和心理动机的描写,这也是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主要的不同所在。

(盛明华)

思考题

1. 根据《红楼梦》第三十回,分析宝玉和黛玉两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2. 在《红楼梦》中作者主要通过哪些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
3. 《红与黑》第十一回(节选)中共有哪些心理描写之处?这些心理描写有何不同?
4. “什么!我是在爱吗?”她对自己说,“我是有了爱情?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我在恋爱!……”请问,这段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描写?

四郎探母

张君秋等

京剧《四郎探母》取材于杨家将故事，又名《四盘山》或《北天门》。

北宋时，辽邦设“双龙会”于幽州，邀宋太宗（光义）赴会议和。杨家八虎护驾随往，中伏兵败，四郎（延辉）被擒，改名木易，与铁镜公主成婚。十五年后，适辽邦萧天佐摆天门阵，杨六郎（延昭）御于飞虎峪，佘太君押粮抵营；四郎思母，欲往探，为公主识破，乃以实相告；公主计盗令箭，助其出关，四郎当夜私回宋营，母子兄弟相聚。黎明，四郎返辽，被萧后察知，欲斩，经公主求情，始免。

此剧本系根据张君秋、王世续、程玉菁、王玉敏、萧盛萱、李世霖老师授课本，并参对了萧长华、姜妙香二位先生的该剧演出录音，由陈国卿、安志强、钮骠、钮隼整理、校注，陈国卿、安志强记谱，张继良录谱。

剧中主要人物

杨延辉（老生）

铁镜公主（旦）

萧太后（旦）

杨延昭（老生）

杨宗保（小生）

佘太君（老旦）

大国舅（丑）

二国舅（丑）

杨八姐（旦）

杨九妹（旦）

第一场 坐宫

[撤锣，小锣帽子头，杨延辉上。]

杨 延 辉 （引）金井锁梧桐，（多多）长叹空随（多锣）一阵风。（归外场座，小锣归位，念诗）沙滩赴会十五年，雁过衡阳各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教人泪涟涟。（小锣住头）本官，四郎延辉。（台大）山后磁州人氏。父讳继业，人称金刀令公；我母佘氏太君，所生我弟兄七男。想当年沙滩赴会，只杀得我杨家望风而逃。本官被擒，改名木易，多蒙萧后不斩，反将公主匹配。适才小番报道：萧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征，六弟挂帅，老娘解押粮草来到北番。我有意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关津阻隔，插翅难飞，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唉！（小锣一击）人也！

（小锣帽子头，唱【西皮慢板】）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

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想当年双龙会一场血战，（离座，走至台口转唱【西皮二六板】）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我被擒改名姓方脱此难，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萧天佐摆天门两下里会战，我的娘领人马来到北番。我有心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远隔天边。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儿珠泪不干。（转唱【西反摇板】）眼睁睁（大锣一击）高堂母（空匡）难得（大锣哭头）见，儿的老娘啊！（闪锤，接唱）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转身，回外场座）

铁镜公主 （内白）丫头！

二丫环 （内白）有。

铁镜公主 （内白）带路哇！

二丫环 （内白）是啦！

[小锣抽头，二丫环抱阿哥上，站“一条鞭”，铁镜公主上。]

铁镜公主 （唱【西皮摇板】）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我本当与驸马消遣游玩……（亮弦，见杨延辉愁容满面）呀！（小锣凤点头，接唱）怎奈他终日里愁锁眉尖。

[二丫环“挖门”，铁镜公主进门站小边，杨延辉站起，二丫环摆八字椅。]

铁镜公主 驸马，咱家来了。

杨延辉 公主来了，请坐。

铁镜公主 坐着坐着。

[小锣一击，杨延辉坐大边，铁镜公主坐小边，二丫环走至杨延辉面前请安。]

二丫环 请驸马爷安！

杨延辉 罢了。

[扎多台，二丫环起，分侍两边。]

铁镜公主 我说驸马，自从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朝欢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

杨延辉 本官无有心事，公主莫要多疑。

铁镜公主 哼！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嘛！

杨延辉 这个……（背脸拭泪，小锣一击）

铁镜公主 （笑）现擦也来不及了。

杨延辉 本官心事倒有，慢说公主，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铁镜公主 噫，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杨延辉 若猜呢？

铁镜公主 猜它个八九。

杨延辉 好，今日闲暇无事，就请公主猜上一猜。

铁镜公主 好，那么我就猜猜。（对丫环）丫头！

二丫环 有。

铁镜公主 打座向前。

二丫环 是啦！